



## 蒲扇情深

| 曾剑青

小时候，乡下的傍晚，太阳收起白天的威严，好动的我们总喜欢在房前屋后的旷地上跑来跑去，追萤火虫、扑飞蛾、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，难免又是一身汗津津的。

静下来时，仰望夏天的夜空，是一种特别而独到的感受，星星点点闪烁，泛发出迷人的光芒，细碎蓝宝石一般洒在苍穹之上，黑与明的衬托，暗与光的相映，更增添神秘之感，在孩子的眼里，那是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天空于我们而言，却是放飞思想、信马由缰的绝佳时光。

晚饭后，我们取出草席仰卧其上看星数星，可乡村的蚊虫太多，嗡嗡作响；祖母甚是用心，找出白日晒干的艾草放在小火炉上，袅袅轻烟轻易赶走了肆无忌惮的蚊子，祖母给了我们一方净土，这一方净土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外出时，为师傅、师弟画上的圆，确保蚊子不敢靠近，还我们兄弟一方清凉无干扰的空间。

炎热还没有全部褪尽，再加上傍晚伙伴们一阵狂奔、嬉闹、游戏，汗水还没干呢，又有丝丝缕缕热气舔过肌肤，痒痒的，辣辣的，麻麻的，还真难受。

时有汗珠冒出来，祖母总在这时取出不知用了多长时间的蒲扇，轻轻地为我们扇风，用棕榈叶做成的蒲扇，结构简单，轻薄方便，一片不大不小的棕榈叶子，裁边成圆，用一圈草辫或竹篾镶边，看上去更显朴素实用，全都是纯天然的，泛着清新的草味，一闻也精神爽快，看着棕榈蒲扇面，堪比孙悟空过火焰山的芭蕉扇，一摇一晃，一扇一扑，风力够威猛，一阵阵清凉掠过全身，将所有热气都赶走了。

没了蚊虫的叮咬，有了凉爽的扇风，我们的双眸紧紧被遥远夜空吸引着，专心致志地遥望间浮想联翩，祖母



则为我们讲银汉两岸牛郎织女的故事，讲嫦娥奔月的故事，讲吴刚砍伐桂花树的故事……原来，天宫里还有那么多颇具神奇的传说，我们是越听越起劲，不时地问祖母，王母娘娘怎么那样残忍，牛借助什么力量飞上天，银河里的水有多深？祖母有时也回答不了，她拿着扇子往我们的胳膊上一甩，故意变着声音说：“蚊子，别来捣乱！”这算是回答了她回答不了的问题了，我们不与祖母计较，觉得她已是讲得很生动了，祖母没有回答出的问题，却成了我们渴望探索外面世界的动力。

摇扇看似轻松，实则不然。时间一久，祖母也会稍作休息，拿起她早已准备好的凉白开，呷一口，吧嗒有声，我们也要喝，祖母总会说：“别呛着了，

孩子们！”她那手中的大蒲扇又扇起来了，脸上汗珠晶莹，祖母对我们的疼爱，在若干年后回想，仿佛夏日的一汪清泉潺潺流过心间，爱的河流永不干涸！

祖母的蒲扇摇呀摇，摇过星光满天，摇过明月朗朗，摇过清风徐徐。

月光潋滟，盈盈如水，虫鸣在四周此起彼伏地响起。祖母总会给我哼唱类似于催眠曲的童谣，现在大抵都忘了，却只记得一首歌儿，记得尤为清楚：“天顶一块铜，坠下来，坠着郎，郎咧跑，坠着狗，狗咧吠，坠着碓，碓咧春，坠着钟，钟咧起，坠着椅，椅咧坐，坠着被，被咧盖……”祖母一句一句地哼唱着，而我也有一句没一句地跟着，不知不觉地就在那歌声中和蒲扇轻摇

的清风中睡去。倚在熟悉的躺椅上，手执一把蒲扇，对着月亮，轻声哼唱着记忆中的童谣，心中那莫名的惆怅，不知何时消失了。

夜漫漫，不知睡了多久，当我睁开惺忪的双眸时，祖母好像也眯着眼，可她手中的蒲扇依然在晃呀晃着，不曾停下，我一翻身，祖母摸了一下我的背，我的额头，似乎在检查什么似的，原来她是看我睡到了什么层次了，有祖母在，美梦芬芳，难忘怀！

而今，早已找不到蒲扇的踪迹了，难觅其影了，不管是吹着风扇还是空调，内心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远去时光里的老蒲扇，还有祖母夏夜为我们摇出一片清凉，摇出一段快乐成长的岁月！



## 满腔热血写春秋

| 洪文辉

廖榕光这个名字，在南安英都可谓家喻户晓。他靠自学成才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民俗专家、泉州市文化名家。而今，这位有60多年党龄、年过杖朝之年的老先生仍任《英都乡讯》主编之责，笔耕不辍，时有新作问世。其执着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、挖掘家乡文史宝藏，普及民俗文化的敬业精神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2000年，榕光先生从乡镇企业办退休后，创办了《英都乡讯》并任主编，成为南安有名的媒体人。

我对榕光先生的敬仰由来已久，尤其他挖掘、整理、撰写的《英都拔拔灯》论文，并因之申遗成功，让英都拔拔灯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，直至目前仍然是南安市唯一的一项非遗。

有一次，我为了写篇昭惠庙正月初九灯会，特地到榕光工作室拜访老廖。说起南安英都拔拔灯，廖榕光如数家珍，侃侃而谈。

拔拔灯为什么要快？这是他一直困惑的原因，也正是一直探究这一原因，才抢救复活了一项非遗民俗灯会项目。

廖榕光说，以前每年拔拔灯总是领头的人肩负绳索俯身向前冲，一路小跑，都要快，偶尔两队相逢，就争要



## 梨树和少年

| 胡美云

梨树长在隔壁少年家的小院子里，有些年岁的样子。树身粗壮黝黑，也并不笔挺，最粗壮的那根枝丫还歪着个脖子，更是一副老态龙钟风吹欲倒的样子，每到枝叶茂盛果满枝头时整棵树便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。

后来经过少年父亲的牵引加上梨树自己的不断努力生长，总算将身子的主干倚在了少年家二楼阳台的栏杆上，为梨树的树身减轻了些负担。

春天的时候梨树是要开花的，会开出许多许多白色的花。梨花是个急性子，梨树的嫩叶才冒出些鹅黄色的芽尖时，就有梨花迫不及待地绽开了小白花，一朵两朵的，某一天忽然抬个头，就是满树繁花了。

梨花自然是好看的。但是，对于那个与少年家一墙之隔，在学习的间

隙里日日有忙不完的家务活的小小少女来说，最好看的却是无数个晨昏时，

坐在阳台上，坐在梨花下捧书而读的少年。那样安静，那样专注地低首凝神阅读的少年，全然不管风过梨花落，落花纷纷美如雪，也不顾鸟雀在枝头跳跃，婉转低唱，就只管那样地看着书，那样认真地看着手，就像一幅画——是的，若说这世间美好的样子，再也找不到比美如画更贴切的形容了。

是什么时候和阳台上读书的少年走近的呢？还是说，他早就看到了那个一边在灶台边忙碌着锅碗瓢盆，一边争分夺秒捧书而读的女孩，然后被感动？

他就那样安静地从梨树下走了过来，从那幅画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书，还有陪了他无数个晨昏的梨。当时少年烂漫而单纯，送梨的人笑得温

婉里带着羞涩，接过梨的人却没半丝犹豫，开心得毫不掩饰。

许多年后，已然中年的女孩回乡时路过邻家院墙，看见了一棵正葱郁着的树，安静沉寂宛如记忆里的梨树的样子，少年时那些久远的温暖记忆清晰如在眼前，马上拿起手机拍照发给远方那个曾经的少年。

“你家梨树还在啊？”

“不是的，那棵是柿子树。”

原来是柿子树了啊。那纷飞在整个少年时光里的梨花不再，就像远去的青春不再回眸一样。只是在偶尔的午夜梦回里，那棵老去的梨树，满树金黄，独自好看。

后来，再次回乡时是在秋天，那个熟悉的小院子里，一树红柿正缀满枝头。



## 七月，流火的时光

| 李青

七月，是一把火  
燃烧着冰冷的月光  
七月，是一朵云  
点亮无数的星星  
七月，是一艘船  
引领我们走向一朵朵浪花

我们紧握手中的镰刀  
收割那金黄的希冀  
我们撒下沉沉的网  
捞起黎明的曙光  
我们把自己放逐  
寻找诗和远方

一声鸟鸣  
颤巍巍地从树上滑落  
欢唱着流火的时光



## 老冰棍的味道

| 叶森岚



那些年我还小，陪伴着我度过夏天的，不是空调、风扇，而是祖母的蒲扇和巷口的老冰棍。

夏日的鸣蝉低伏在院子里的老树枝头，“吱呀吱呀”叫得人心烦意乱，午后的时光在越来越长的日影中更为燥热漫长了。“铃铃，铃铃！”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铜铃声，“冰棍！来买老冰棍诶！”拖着长音的吆喝声由远及近，如同一阵强过一阵的海浪顺着老巷传过来，压住了聒噪的蝉鸣。

此时，躺在藤椅上摇着蒲扇闭眼休息的祖母，也会被惊醒，慢悠悠地起身，窸窸窣窣在贴身衣兜里掏出被汗水浸得生出盐白的手帕，取了一毛钱，向我招招手：“囡啊，拿去吃老冰棍！”我早已迫不及待地在院子门口探头探脑，支棱着耳朵捕捉吆喝声，接过钱便兴高采烈地奔出去。

卖冰棍的阿伯来自隔壁华表村，十里八乡的乡亲都对他再熟悉不过，无论老少都喊他“老表”。“老表”戴着一顶麦秆编织的大路货草帽，脖子里挂着一条湿毛巾，不知道浸透了水还是汗，时不时地被擦起来擦一把脸。他把二八杠自行车靠在阴凉的墙根上，放下脚架把车子立稳了，掀开自行车后座上铝皮箱子覆着的大毛巾，露出醒目的红色大字“冰棍”，然后高昂着头颅，仿佛一只引吭高歌的公鸡继续吆喝起来。

不多一会，墙根就被孩子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了，“别急，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”“老表”和气地笑着，从箱子里保温的棉絮夹层中摸索着，以最快的速度掏出一根根老冰棍递给我们。

那时的老冰棍没有外包装，糖水冻成的晶莹剔透的冰条子噬噬冒着冷气，瞬间驱散了周围的热浪。我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一下，小口小口嘬得“滋溜滋溜”响，冰凉的汁水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那浓烈的甜在心口处生出了愉悦的留恋，我连打了几个舒服的寒战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好不快意啊。直到剩下一点点紧连着小木棍的冰碴，谁也舍不得一口气吃掉，把最后的诱惑含在嘴里吧咂着，仿佛那木棍也是香甜的。

有时候，箱子底剩下一两根快要融化的老冰棍，“老表”就慷慨地送人，“嘿，你过来！”瞅着哪个孩子跟着他走一段路了，就猜到肯定是没能从父母那讨到钱，“老表”把剩下的冰棍递给领头的孩子，叮嘱道：“午时日头毒，回家去吧！”得到冰棍的孩子像捧着宝贝一般，正在融化的冰水顺着木棍流到手上，赶紧舔干净，生怕滴到地上浪费了，而其他孩子则眼巴巴地张望着半截冰棍，只要能从小伙伴手里舔上几口就知足了。现在想来，这种看似寒酸的“共享”，其实也饱含着童年纯真无忧的快乐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冰棍依旧是夏天的主角，琳琅满目地摆上了商超柜台。但是童年的老冰棍和旧日子毕竟早已过去，只留下一丝清凉流淌在记忆里，串起一个完整的夏天。